



假牙

亞伯咬硬麵包圈時不小心硌壞了假牙,於是他打電話向牙醫諮詢,可那些牙醫要價都高得出奇。正在喝咖啡的妻子莎拉忍不住說:“亞伯,我搞不明白,我們家不是有一位牙科醫生嗎?你的親侄兒阿諾德剛剛獲得執業資格,開了診所,你為什麼不打電話給他呢?當然,我知道你一向不看好他,可是我敢保證,他肯定會用心給你做的,總比你隨便找一位牙醫好吧。依我看,你趕緊去找他,5分鐘的路程,多么方便,你為何還要不厭其煩地打電話給不認識的醫生呢?”

“唉,莎拉,你知道我一向認為阿諾德技術不高,我才不想把他做的假牙戴在我的嘴里呢!”亞伯說。莎拉沒有讓步。終於,在半個小時之後,亞伯來到阿諾德的診所。阿諾德說:“只需付 100 塊的成本費,我就能給你做一套新的假牙。當然,這個價錢只限于家族成員。”

一個星期後,亞伯戴上了假牙。跟他預料的一樣,假牙很不舒服,他只好不斷地找阿諾德調整,有時阿諾德給他加點材料,有時又磨掉些東西,有時把鉤子再弄彎一點兒……可這一切都是徒勞的,亞伯總是感覺不舒服。後來,亞伯不來診所了,阿諾德想,叔叔總算對假牙滿意了。

兩個月後的一天,阿諾德在街上遇到亞伯,就問他:“叔叔,有段時間沒見到您了,假牙使用得如何?”

“這可不是一兩句話就能說明白的,我給你慢慢講。3 個星期前,我登上了一艘開往加勒比海的游輪。在游輪上,我租了一艘小艇去釣深海魚。我感覺有魚上鉤了,你知道這條魚有多大嗎?一條足有 350 磅重的金槍魚!這個龐然大物迅速向遠處游去,200 米長的漁線一眨眼工夫就被它拖到頭兒了。我拼命拉住漁線,差點被拉下水去。就在這時,魚又游了回來,速度非常快,我又拼命搖動轉軸。可我當時手忙腳亂的,線並沒有繞上去,而是落在了船上,有些還纏繞在我的腳上。沒等我抽出腳,魚又飛快地向遠處游去,我的腳瞬間被漁線緊緊地勒住。就在和魚來來往往拉扯的這段時間內,我第一次沒有意識到嘴里還裝着你做的假牙!”

夏建清/編譯

在中國,能擺平一切的七句話

1、“還是孩子”

“老人年紀大了”當孩子犯了錯只要這麼一句話家長基本就沒話可說了。

同樣,在一些場合,只要說“老人年紀大了”,這麼一句,多數人都願意盡其所能地幫助老人。

敬老愛幼源于中國古老的傳統。

《水滸傳》寫李逵回家探望母親,在路上碰到了假扮李逵搶劫的李鬼。

李逵本想殺了他,但聽到李鬼說家中有老母和小兒,也就軟了下來。不僅沒殺他,反而資助他銀兩養家。連李逵這樣目不識丁的硬漢,都能軟下心來,可見這句話確實說到了中國人的心坎里。

2、“給個面子”

中國人最愛面子,也最喜歡給別人面子,遇到什麼擺不平的事情這句話就會有效果。

俗話說,“打人不打臉,罵人不揭短”、“人靠一張臉,樹靠一張皮”、“死要面子活受罪”。

面子是中國人的大事,正是因為好面子,在社會上做事都要點到為止,人與人之間相處不要讓對方沒面子。

中國人在交往的時候,尤其是在遇到矛盾和衝突的時候,很多人會不由自主地說給個面子;如果你不給面子,那麼必然會兩敗俱傷,大家不歡而散。

而如果給了面子,也就相當於給了別人一個下坡的台階,與人方便。還有很多人會說,做這種事特別沒面子,或者說,做這種事特別有面子。

至於這個面子到底代表什麼,誰也說不



清。

3、“出門在外”

有些時候年輕人脾氣比較大,在外面遇到什麼不順心的事情總想強出頭,但是只要旁邊的人說這句話,基本能讓中國人“降降火”。

4、“都不容易”

一句話讓中國人知道大家都是同病相憐。

中國有句古話說,家家有本難念的經。每個家庭都有自身的困難之事。同樣,我們每個人肯定也都有自己的煩心事。所以,“都不容易”這句話,是在提醒對方,每個人都都有自己的難處,與人方便,也就是于己方便。

5、“有話好說”

雖然這句話作用不太明顯,但是遇到講理的人還是基本有用。“有話好說”,這句話的意思就是別沖動,慢慢把道理說清楚。

大部分中國人都是講理的。正所謂“公道自在人心”,一件事,每個人有不同的看法,然而會有很多相同的想法,其中的絕大多數就是自在人心。

6、“大過年的”

在過年期間,無論遇到什麼糾紛,只要甩出一句大過年的,你就別亂來啦,好好過年啦,對方基本就“熄火”了。

7、“多大點事”

這句話比較適用於大度的中國人,多大點事,看你急的,如果你還不聽勸,那麼你就是小氣的人了。

中國古代聖賢,教育我們大氣,看開。當我們的朋友或者親人,因為事情而煩惱傷心的時候,“多大點事”這句話是最好的良藥。這句話提醒對方,人生很長,天地很廣,看得開就有新天地。

把這些字組成一句話,就是:哎呀,多大點事,大過年的,出門在外都不容易,還是孩子,有話好說行不?給個面子,算了吧!

小事一樁

畫家詹姆斯·惠斯勒旅居倫敦時,家里養了一只卷毛狗,惠斯勒對它十分寵愛。

一天,惠斯勒發現愛犬不像往常那樣活潑了,而且叫聲嘶啞。於是他馬上拿起電話,準備請本地的咽喉科專家莫瑞爾爵士上門診療。家人認為不妥,但惠斯勒堅持要請,當然,他沒有提患病的是一只狗。

莫瑞爾風塵僕僕地趕來,卻發現自己被當成獸醫,自然十分不悅。

惠斯勒解釋道:“莫瑞爾爵士,感謝您的到來。請您看一下我家的狗是否喉嚨發炎,這

對您來說不過是小事一樁。”

莫瑞爾聽了既好氣又好笑,不過他還是俯身為狗做了一番檢查和治療。

過了幾天,正在創作油畫的惠斯勒突然接到莫瑞爾的電話,對方請他到家中做客。畫家想起醫生對狗的關心,便放下手中的油畫刷,趕去赴約。

惠斯勒來到莫瑞爾家中,二人寒暄幾句後,莫瑞爾突然指着家中一扇油漆脫落的門說:“惠斯勒先生,感謝您的到來。請您看一下我家的門是否需要刷油漆。這對您來說不過是小事一樁。”

作者:宋樂

我爹坐過的交通工具,以拖拉機為主。除此之外,他一生的路都在地上,基本是靠雙腳行走的。這次接我爹進城,其中最重要的一項內容便是坐飛機,讓我爹離地飛行一次。

小時候與我爹一起在地里幹活,我發現,如果我爹抬起頭對着天空發獃,那肯定是因為有飛機飛過。對一個從沒有走出過大山的農民來說,這就是“遠方”的全部內涵了。

有一年清明前夕,我到西安開會,趁機回了一次塔爾坪,給我媽和我哥上墳、掃墓。我好多年都沒有回家掃過墓了,所以我爹十分意外地問:“哪來的時間呀?”我說:“是順便的,在西安出差。”我爹問:“坐汽車回來的嗎?”大姐告訴他,我是坐飛機回來的。我爹高興地說:“難怪了,上午有一架飛機飛過去了。”我說:“天上有很多飛機,能坐飛機的人就更多了,又不止我一個人。”我爹說:“你是從上海回來的吧?從東邊朝西邊飛的飛機,我就看到一架,不是你乘坐的那是誰乘坐的?”按照我爹的說法,整個世界只有他兒子乘坐的飛機是從東朝西飛的,只有他兒子才有資格坐飛機,而且坐的是專機。我真想告訴我爹,自己是幾天前坐的飛機,即使坐了當天的飛機也不見得會從塔爾坪上空經過。但是為了維護我爹的美好想象,我只是笑了笑,再沒有吱聲。

我爹又問了一些有關坐飛機的情況,包括坐一次花多少錢,需要多長時間,在飛機上會不會頭暈,等等。我告訴我爹,有機會讓他也坐一次飛機。我爹說:“如果能坐一次飛機,就不白來世上一趟了,塔爾坪多少有本事的人,到死也沒有坐過一次飛機。”

好幾年前,我去西安轉車的時候,想順便帶着我爹去咸陽機場遠遠地看一看飛機。但是我爹暈車,剛剛坐上車還沒有走多遠呢,就又是嘔心又是嘔吐的,死活不願意走了。我爹說:“飛機就那樣子,你有心就行了。”我問:“你覺得飛機像什麼?”我爹說:“從塔爾坪看,像小小的小犁鏵。”我說:“實際上差遠了。”我爹問:“那是不是像羊?”我說:“顏色和羊的差不多,都是白的。”我爹問:“那是不是像老鷹?”我說:“樣子差不多像老鷹,但老鷹是黑的。”在塔爾坪能飛的,有錦雞、喜鵲、老鴿和老鷹,我爹齊齊地問了一遍。我說:“除了都能飛,其他什麼

也不像。因為錦雞與喜鵲是花的,老鴿與老鷹是黑的,塔爾坪並沒有一種鳥兒是白的,關鍵是十萬只鳥兒也頂不了一架飛機。”我爹問:“有那么大嗎?”我說:“當然了,不然怎么坐人?”我爹問:“我看到的,為什麼只有指頭那么大?”我說:“那是因為你離它太遠了,我們塔爾坪離它太遠了。”

對回上海的那趟航班,我與小青提前做了一些選擇:根據天氣預報,必須選晴天,在陰天

指頭大的遠方

坐飛機還不如坐拖拉機;飛行時間不能在晚上,不然只能看到星星而看不見腳下的土地;座位必須靠着窗子,而且外邊不能是飛機的大翅膀。老天爺很“幫忙”,我們出發的那天下午,天氣晴朗,不僅沒有一片烏雲,也沒有一絲白雲。唯一遺憾的是,當我們趕到咸陽機場的時候,那趟航班上已經沒有三個連在一起的空座了,而且空座沒有一個是靠窗子的。

登上飛機之後,我對身邊的那個男人說:“我爹是第一次坐飛機,麻煩換一下座位可以嗎?”那個男人問:“真的是第一次嗎?”我說:“是的,真的是第一次,所以想靠着窗子。”那個男人迅速理解了我的意思,非常樂意地讓開了。

我爹登機的手續都是我幫着辦理的,中途發生了幾段小插曲,不得不說出來,這樣你才能真實地理解,什麼是小鳥的第一次飛翔。

第一,在辦理登機牌的時候,我把購買的紅棗、核桃和其他行李都進行了托運。登上飛機時,我爹很着急地問:“你們的箱子哪里去了?”我故作慌張地說:“哎呀,丟掉了,怎麼辦呀?”我爹說:“那還不趕緊回去找。”小青看着我爹很害怕的樣子,就實話實說:“行李已經搬上飛機了,就在大家的屁股底下。”

第二,安檢的時候,我突然問我爹:“你身上是不是裝着打火機?這是要被沒收的。”我爹問:“為什麼要沒收?”我說:“人家怕你放火。”我爹說:“飛機上又不能種地,我放火干什么?”我不好解釋,說:“人家還怕你抽煙。”我爹問:

“為什麼不讓抽煙?”我說:“抽煙會有污染。”我爹狡猾地說:“那我藏到鞋子里去吧。”但是他還沒來得及脫下鞋子,就被安檢員叫住了。我爹通過安檢門的時候,報警系統依然響了起來。安檢員問:“褲子里是不是裝有鑰匙?胸前的口袋里是不是裝有煙斗?”這一問,我爹一下子慌了。直到現在,我爹還經常問,那些人的眼睛為什麼那麼毒,竟然一下子就把他看透了。

第三,空姐上前幫忙系安全帶,被我爹拒

絕了。他說不用系了,系着“拘卡”人。空姐不明白是什麼意思,一時遲疑起來。我只好解圍,把我爹老老實實地“捆”在座位上。我爹嘟囔着說,像綁犯人一樣。

第四,我爹說想上茅司,我正想讓他體驗一下在空中上廁所的感覺,就把他帶進了飛機後邊的洗手間。我爹在里面憋了半天,無論如何也尿不出來。我問:“怎么了?”我爹說:“這樣不行吧。”我說:“這是茅司,有什麼不行的?”我爹問:“我們是從西朝東飛的嗎?”我說:“是呀。”我爹問:“是不是要從塔爾坪上空經過?”我說:“有可能吧。”我爹說:“我一泡尿下去,不就尿在人家頭上了嗎?”其實,飛機上的大小便到哪里去了,我也無法給出一個正確的解釋。

從咸陽機場起飛後,飛機拍打着翅膀,就冲上了天空。這天,天氣絕佳,地面上的景物雖然變小了,但是正如一張地圖一樣,清晰可見。我爹看到地面上的人流,第一句話是“跟螞蟻一樣”。隨着飛機向前,窗外清清楚楚地映現出腳下的群山,群山

上覆蓋着一層白雪。我爹問我:“這是什麼山?”我因為看過層巒疊嶂的秦嶺,以及秦嶺頂上的山嵐與白雪,所以明白,身下的正是秦嶺。於是我告訴我爹:“這是秦嶺。”我們家就在秦嶺,過去的幾十年里,我爹就在身下的山中,種莊稼、養牲畜、看飛機、想兒子。等一會兒,我們將從自己家的上空飛過。

我爹本來已經有些暈機,聽我這麼一說,立馬打起精神,直直地朝窗外看去。他說,他看看自家的房子,自家的幾畝地,說不定還能看見鄰居家那條可惡的老黃狗。雖然窗外的江河大樹,隨着飛機的上昇,慢慢地因距離而被忽略了,除了山頭與白雪,什麼也看不清,連螞蟻也不是了,但我爹還是一直堅守着,直到整個行程結束。

下飛機的時候,我問我爹看到什麼沒有。我爹說:“沒看到,不過,飛機從頭頂飛過的時候,老家的人肯定看到了。”

我明白,老家的人看到的,只是指頭大的一個亮點,一個指頭大的遠方。在這小小的遠方之中,卻有父老鄉親。

作者:陳倉 劉程民圖

